江漢集 三

狀書

江漢集卷之五目錄

江漢集卷之五

狀

移弘文館論東江狀 並東江志

往者郡縣圖山川城郭關防鎭堡道里郵驛倉廩祠廟樓臺橋梁又志其師旅强弱錢穀多寡及忠臣孝子烈女之事詞人墨客退士逸民之文上本館以備考覽而東江不在圖中可不惜哉竊見東江距鐵山可六十里無田畝四面洲島白葦蕭然盖所謂牧馬之地也自天啓閒鎭以來登州遼陽寧遠衛無賴之徒皆屬麾下爲士卒與虜人通宣泄中國機密事

故虜人初自瀋陽取西平又破旅順拔寧遠屠錦州入大安口蹂遵化薄德勝門又犯永平下灤州圍大凌城陷保安又直擣萬全左衛吞實坻 皇都遂震由東江無賴之徒附虜人而爲之助也然大學士姜曰廣徃視東江還奏言畱屯數年可資牽制 天子下勑諭屬國以保東江是曰廣始誤邊事也兵部尚書袁崇煥誅毛文龍猶不輟東江一鎮請勑都督陳繼盛總文龍兵是崇煥重誤邊事也及劉興治殺繼盛謀犯 皇都大學士孫承宗議輟東江勑 王朝具船百艘徙鎮民寘之登州已而寢夫姜曰廣袁崇

煥二人者近世名臣也而徒持牽制之議不轂東江歲輸銀二十四萬米十三萬六千石以養鎭民爲中國肘腋之患然 王朝常保東江卒不違 天子之命其深仁烏可泯也作東江志凡二篇異日館閣如增修本國地志則東江一鎭始終亦可以繫鐵山府關防矣

東江志上

天啓二年平遼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龍出屯東江 哲皇帝賜尚方劒以鎭之初文龍率河東兵三百人浮海夜襲鎭江城殺其將佟養眞遂留宣

鐵三府間招集遼民遼民悅而歸之者十餘萬巡撫
御史王化貞奏授文龍總兵官然文龍殘賊喜貨無
大略出師輒敗四年分兵入諸島初置屯田宣川府
爲島者六而身彌最大身彌者雲從島也鐵山府爲
島者十而皮島最大皮島者東江鎭也自文龍屯田
以來十六島耜者相望虜人惡之襲文龍於島中燒
其粟是時 仁廟新即位事 明恭謹乃 下教歲
漕清南清北粟各二萬石以餉文龍清南漕從石多
山西北行凡三百里上東江清北漕從宣沙浦西南
行凡六十里下東江東江委輸自此始六年 天子

使翰林院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往視東江曰廣等歸自東江奏曰東江在大海中周四十里地斥鹵不生草木然文龍以三百人入島中招集遼民至十餘萬如文龍者誠可謂豪傑之士也留屯數年則遼陽十萬之衆庶可以養成精銳矣或設伏而用間或乘瑕而出奇此文龍自信其能而臣等亦信文龍之能也至於戰必勝攻必取臣等不敢信文龍而文龍亦不敢自信也於是 天子賜璽書奬諭文龍然文龍堅壁一島不能復尺寸之地始出師踰長白山七百里襲建州帳爲所敗其後又襲鞍山驛喪其精

卒千餘人而文龍匿不上　聞殺遼陽民歸義者獻其首級故　天子猶以文龍爲有功也文龍開鎭凡八年暴露海上　王閔之嘗諭平安觀察使厚奉東江其屯田出其鉏銚以助之至通貨則豐其贏利以資之及告糴發其倉廥以拯之其仁如此初文龍建寺杭州乃移帖乞施貨財　王報曰王氏篤信浮屠入元朝聽法番僧故國君施財造寺其俗然也今敝邦自洪武時上儒術以古聖人禮樂仁義爲治教不穀守　先王之訓不敢墜也文龍恚遂不復請既而使人趣漕粟粟猶未至乃大怨流言于　朝曰某國

與倭爲𠎝而又欵於建州會文正公金尚憲等至京師上書禮部以訟之然 王未嘗以流言怨恨文龍也文龍爻事魏忠賢歲時上賀以千金爲忠賢壽立祠海中塑忠賢冕旒之像朝夕拜焉忠賢大喜凡文龍所上請者無不聽由是文龍日益横不守約束侵擾屬國下昌義千章之木以爲船碁置海口自石城綴于三山疊磯者可百艘盡籠度支歲餉銀二十四萬爲權利不事戰士薄軍食私其餘粟積二歲得十二萬八千石自專一鎭而錢穀不受部核巡撫御史袁崇煥心不悅也初文龍留鎭東江 王亦發南

師十萬戍于清北與東江鎭爲掎角以備敵國及東江告糴不絶清南北積蓄大空乃輟南師皆入粟委輸東江嶺南漕由露梁下碧波亭湖南漕由碧波亭下袁山湖西漕由袁山下燕尾亭二千里舳艫相接漕多者十四萬石少者不減六萬石然遼民仰給東江而東江不能盡哺令就食於清北強者行刧弱者行乞　王以爲不徙遼民則東江必受其難乃奏曰遼民日滋月盛而　皇朝萬里委輸理難全活臣上感　皇朝之仁下閔赤子之命振乏急菑義所不辭然臣國蓄積已空餓殍相屬當此之時遼民來聚塞

下嗷嗷告饑凡民煢獨尚可哀矜況　上國歸正之
民餓死於臣之土地則得罪　父母之邦無以自解
矣今若使老弱男婦徙登萊則全活必易爲力不特
遼民脫水火之中臣亦免不救之罪豈不兩全乎今
遼民不耕不商仰人而食雖以天下之大尚難計口
資給況臣國凋敝不足以救朝夕之急終必相率而
塡溝壑此天下得失之機也奏至兵部大疑之言于
天子曰屬國虞其逼處欲驅其民驅其帥宜布兵以
防屬國　王又奏曰子之有身無一髮非父母之遺
也旣因父母而有其身雖爲父母而捐其身有不敢

辭臣之於君何以異於此哉自古中國御外藩羈縻而已 皇朝之於臣國則不然自 太祖皇帝以來覆露之恩同於侯服有祈焉而靡不應也有籲焉而靡不聽也及倭奴之難社稷爲墟 神宗皇帝發天下之兵傾府庫之財拯救而全安之五廟血食得不墜者皆 神宗皇帝之力也夫 皇朝旣爲臣國續垂亡之命而臣國不爲 皇朝盡其職則狗彘不食其餘矣總鎭當全遼淪沒之後孤軍東渡寄居海上遼民襁負而至者數十萬此數十萬在遼地皆爲建州所驅使賴總鎭風諭招來使 中國得數十萬衆

建州失數十萬衆雖未能犂庭蹀血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夫總鎮開府海島非惟遼民之所依歸實亦臣國之所承藉也故臣國歲集南軍入西鄙欲與總鎮爲犄角及中原兵興以來山東輸粟寖不如初而總鎮告糴之使無月不至臣遂輟南軍之入皆出粟以給總鎮軍不足則無以戰粟不贍則無以守臣於此可謂窮矣今遼民四布州閭强者攫之弱者丐之昌義人不勝其苦遂入安肅而遼民亦入安肅昌義以南安肅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天下之事窮則變苟非 陛下臨照之臣何望焉向具奏乞徙遼民

固未嘗慮及於逼處也況總鎮爲臣輔車將一力上
答 皇恩豈敢有猜防之意乎臣雖無狀亦嘗聞先
臣之遺訓矣嗣位以來至誠饗 上銘鏤心肺不敢
以形虞勢危自變其忠貞之節也伏惟 陛下曲垂
鑑諒使日月昭明之光畢燭無外 天子爲之感動
然議臣皆不肯從遼民矣八月崇煥遣使者貽書瀋
陽議和親文龍怒曰崇煥私與建州和親邪乃諷忠
賢以撓之崇煥切齒後文龍嘗過覺華掠閩船於海
雲寺下奪其貨陰縱姦民千餘人入古渤海山谷中
盜取善蔘數百斤擅弛馬禁集天下之富商大賈而

爲之市罔羅財幣崇煥心欲除文龍而内憚忠賢之勢不敢發也七年瀋陽數萬騎襲義州又屠安州王幸江華虜人乃遣劉興祚請和親 王許之是時瀋陽分精兵夜擣東江文龍遁入雲從島不出一甲爲 王援而 王還都猶遣使予文龍米一百石以救其饑文龍慙服興祚既歸 王具奏羈縻曲折無所諱文龍移帖曰羈縻權也大謬於忠順之道宜諱之 王謝曰敝邦臣事 皇朝一於忠實而已矣今不穀有羈縻之計而行羈縻之事則直陳羈縻之實此事 上不欺之道也事之經權何可論耶今總鎮

爲不穀慮誠至矣而所謂與忠順之道大謬者殆不
然也兵家制變非一道故不穀權許羈縻以緩建州
之鋒而奏本盡沒其事非所以事 上無隱之義也
遂不之諱其八月 毅宗即位見 王奏乃 下詔
曰君臣大義皎若日星王忠藎朕所鑑臨其後文龍
以興祚事流言於 京師而 天子卒不信也初忠
賢深結文龍爲爪牙乃使黨與劾崇煥崇煥旣去而
文龍威震關外募衆士三千餘人皆冒已姓爲毛氏
横行海上掠民間女子甚衆欲浮船入大同江襲平
壤遂犯 南京嘗奏曰牧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

諸公卿皆輕文龍而崇煥獨以爲憂也及忠賢誅
詔擢崇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賜尚方劒督
師遼薊崇煥入朝大學士錢龍錫問復遼之策崇煥
曰先誅文龍然後全遼可復也崇禎二年春二月崇
煥閱兵至雙島與文龍飲夜半崇煥謂文龍曰公已
老矣胡不釋兵歸鄉里乎文龍曰文龍亦嘗有此意
然而未歸者爲遼事也遼事旣畢則朝鮮可襲而有
也崇煥愕然入帳中語諸將曰文龍可斬謀遂決三
月文龍移本國咨求糧糗勁弓利刀是時淸北大饑
乞糴東江　王歎曰淸北之民皆死溝壑而有司力

不能救至乞糴於總鎭然總鎭銳志盛氣能以平遼爲己任而寡人不能相助則何以自解於後世乎乃命有司造弓刀具糧糗輸之東江而不知文龍之有叛謀也五月崇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於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於幄外文龍旣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煥起拜曰公居海外重鎭受予一拜文龍亦拜崇煥遂與登山上東江諸將多毛氏崇煥顧謂文龍曰毛氏何其盛也文龍曰皆予之孫也崇煥大笑謂諸將曰爾等積勞海上亦受予一拜諸將皆頓首謝於是崇煥詰文龍違令數事命縛之文龍倔

强崇煥叱曰爾有十二大罪　祖制大將居於外必
命文臣監制之爾出鎮萬里海外軍馬錢穀都不受
部臣之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爾殺降者
虛冒軍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稱牧馬
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三當斬山東委輸歲十三萬
六千石窖置東江人率一月三斗米纖嗇餘粟以自
盜四當斬擅開馬市與宣鐵昌義之民相買賣五當
斬部下諸將數千人皆冒己姓爲毛氏六當斬歸自
寧遠掠商舶於大海之中盡奪金帛七當斬納民間
女子甚多將士效之歷四朞人不安室八當斬盡驅

亂民入遼地竊採名蔘數百斤九當斬事魏忠賢如
事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東江喪師以萬數不
聞于 朝十一當斬開鎭八年不能復尺寸之地十
二當斬文龍震怖不能言崇煥北向頓首曰臣誅文
龍以肅三軍臣不成功 陛下亦以誅文龍者誅臣
遂取尚方劒斬文龍於帳前文龍精卒數萬人皆慴
伏不敢仰視明日崇煥具牲醴祭文龍曰昨斬爾
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之泣下乃收文龍尚
方劒勑命印綬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盡除苛政
聞于 朝文龍旣死子承祚與陳繼盛等共主其衆

崇煥奏曰東江距建州界八十里可資牽制然騎士不過十營而步卒不過五營今不宜更置都督令繼盛攝之足矣　詔曰可始天啓時　王建言請徙遼民　天子不許其明年遼民遂叛陷廣平小坡二堡攻雲山郡射中權管崔完成郡守尹燗謀襲東江後四年叛者滋衆挾虜人爲東江患　中朝議臣始悔不用　王言矣

東江志　下

崇禎三年劉興治叛與其兄興基興良殺總兵官陳繼盛自稱都督據有島衆謀犯　皇朝　王命李曙

爲都元帥鄭忠信爲副元帥率舟師往討典治乃爲檄諭東江曰　有明御天下遠邇臣順凡有罪辜無所遁匿彼瀋陽俘卒小校冒敢奸亂統紀賊害主將以掩蔽日月之明哉總兵陳公欽承　皇命來領島衆雖功績未效而過惡無所布聞設有微細違慢按司督府自宜訓飭令者逆臣劉興治歸自北庭陰懷異圖挾豺狼之勢肆蜂蠆之毒敢行悖逆擅害主將忠良之士皆罹凶虐猶且刼持軍衆盜竊旌旄將欲專據江關阻絶海津憑恃殊類窺覦　皇畿上國之民莫不扼腕古者諸侯有亂方伯連帥得以征討故

桓文之事春秋大之我　主上恪謹守邦所重者君民之義所秉者連師之權是以大興師旅命都元帥臣曙副元帥臣忠信董帥三軍水陸並進東西合圍所問者叛魁也非脅從詿誤之徒也所取者興治也非將校偏裨之類也況遼地士民首懷忠義來歸本鎭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當隊伍而飽廩粟莫於君臣之義將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雖迫於凶威豈欲爲亂逆之屬淪於禽獸哉爾等各自矜奮亟縛興治來詣軍前則　皇朝自有爵賞使本鎭永爲藩輔不亦休哉興治懼遂率島衆遁入登洋島中大學

士孫承宗移咨本國曰興治旣歸義矣姑釋之曙等由是引兵還興治遣其黨尹光裕議置軍門　王不許四年三月興治又叛殺島中將士人民焚其屍明日欲殺接伴使李景憲將投瀋陽景憲聞之欲自縊游擊將軍張燾參將沈世魁李永同呂得實等謀誅興治率將士屯島北高峰發火箭以射之島中如晝飛砲四下聲震天地自戌至寅殊死戰斬興治及其兄興基興良盡殺降卒八百人島中遂定　王命有司輸米二千石以餉東江又弓戰馬三百匹　帝以世魁爲左都督以鎭東江先時瀋陽遣其將引二萬

騎屯鳳皇城欲與興治襲　王都分王劉氏諸兄弟
及興治死心恚之乃引其兵入清北移書曰劉家兄
弟率島民欲投於我若貴國不餉島民則島民何以
不降乎建州人皆曰朝鮮不與之種則島民不得屯
田不與之糧則島民不得粒食必早歸於建州矣徃
年貴國容毛文龍於東江與之糧而撫養之及遼民
欲歸我家貴國不與之糧而阻之此貴國壞我家事
矣我家遣將抵義州聞東江人耕龍川鐵山諸島貴
國與之種而供給之貴國旣以南朝爲之父而供養
其民我家與貴國亦爲兄弟之邦兄豈有不可餉弟

之理哉我家士卒不慣舟楫貴國借船以便攻島則我家盡棄於滯矣　王不受移都督黃龍咨曰建州借船之事寧以國斃斷不可從也龍以聞　天子曰屬國秉義事上國建州借船欲攻東江而能嚴辭斥絕之甚可嘉也乃　下詔褒其義龍在東江求通羅王命輸粟七千石以餉之瀋陽二萬騎屯蛇浦掠宣川郭山嘉山定州博川得漁船十餘艘又斫諸山松木下海岸日夜造船龍遣世魁率舟師泊于浦口與虜人戰虜人中丸死者甚衆會潮生世魁船佯膠淺沙虜見之悉兵趣進世魁船火礮齊發虜人死於泥

中世魁三戰三破之及潮退世魁凱還　王聞之又
輸粟一萬七千石以餉之島中將士陰附虜乃縛龍
奪其印綬島中又亂　王命政府又爲檄諭東江曰
往歲興治害主將本國擧義致天討此貴島之所明
知也總鎭黃公受　天子明命掛印建牙來鎭東江
此實　皇朝之命帥全島之司命也雖戎政失宜士
心不附自　朝廷議其得失可也其在部下唯當恪
守分義而已今者偏裨倡亂敢行無道執縳拘囚奪
其印綬掠其財賄雖大盜何以加此夫總鎭名位之
隆非陳將之比而縳之與殺相去無幾則今者之變

比諸與治寧有間乎頃者總鎭以島中乏食屢請易糧本國許發一萬七千石已令餉臣日夜督運不謂總鎭遽遭肘腋之變當此之際若復仍舊輸粟以餉亂衆是助逆而養姦也倘　皇朝有聞責以正義本國將何辭以對乎夫島中數萬人衆必有忼慨搤腕思爲總鎭報仇者如能昭明大義聲罪致討縛取元惡傳示本國使逆順暴著于遠邇則本國敢不敦好如舊不然本國唯知遵　皇命致王法而已寧與貴島告絶不忍與犯上無義者私相比周以亂　皇朝之綱紀檄至島中皆震懼復龍之位還其印綬龍差

都司沈重以聞 天子曰往者逆臣劉興治陰結建州賊殺總兵陳繼盛屬國陳兵討其罪傳檄島中興治遠遁今亂民又縛督臣奪印綬以干天誅屬國又檄島中使亂民有所憚畏此大義也 下詔奬諭之王益感厲輸東江粟二萬石又 命有司月餉島民二千石初太學士孫承宗聞興治之亂議輟東江令屬國具船百艘以三月輸送島民到登州盡毀島中廬舍 王命有司具五十艘以待輟鎮及黃龍督師東江輟鎮之議遂寢 王移承宗咨曰東江僻在大海中地勢懸遠不足以牽制建州而 中國涉海饋

餉徒爲天下元元之勞自興治據爲巢窟聯結建州叛討已成大則侵軼青齊小則並吞屬國賴天之靈自就殲滅豈唯天下之幸屬國士臣亦與徼餘福矣往者　中朝議輟島衆令屬國具船百艘以資轉運聲威所及莫不歎服至於盡毁島中廬舍以防後患若爲屬國慮者亦至矣夫　中朝爲天下大計從全島數萬之衆浮大海致之登州屬國凋瘵雖不能具舟百艘亦可以搜取民船相濟也承宗不應五年五月東江差官胡雲鸞李逢春劉承信等至安州縛運餉使朴遾以鐵索繫其頸節度使申景瑗引兵赴救

雲鸞等馳馬遁去其一人拔劒前進擊景瑗軍吏一人左臂幾斷流血𣢾地是時黃龍屯旅順世懇以副總兵在東江數遣差官督軍食而島中無賴之民出入閭里掠奪財粟婦女甚衆　王移世懇咨曰今民之最苦者差官之頻數與島人之掠奪耳差官之來每以催糧爲名厨傳之弊極矣糧苟可濟何待催督不然差官雖日至何益於事哉無賴之徒出海作亂掠人財粟刼人婦女其爲害與盜無異㪚邦之民不勝憤恚或有爭鬪傷害者則敝邦輒繩以法以是島人日益恣前時督府雖有綁送之令窮閻僻里孤弱

之民不敢以兵刃相抗雖欲縛致於督府何可得也故束手而受毒誠可閔也今宜明定約束每當市易之期差一員齎貨坐船來到餉臣所在處一循時直易穀米無名之差勿復發遣島民冒禁出海者一切禁斷不從令者一一綁解島中則責鎮坐收通糴之利而敝邦官民得免於虐害矣世魁不從十一月文龍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叛陷商河臨邑齊東新城登州黃縣平度山東大亂巡撫御史朱大典擊却之六年有德仲明走旅順龍邀擊之斬其黨李應元執毛承祿等十六人有德仲明亡入海龍兵追之狄江南

王遣劒山防禦使林慶業夾攻之慶業率師與仲明
戰于牛家庄大破之事聞　天子詔曰朕惟爾國世
守藩封夙稱忠順近以逆臣孔有德耿仲明肆爲不
道朕令都督黃龍率師往討陪臣夾攻追奔逐北捷
書來聞具見　王同仇之義是用特降璽書奬厲仍
賜彩幣以答忠誠七月有德引虜兵圍龍旅順龍力
戰知不能脫自刭死龍遼東人故大將軍劉綎之甥
也高成友嘗執龍母及其妻子脅龍降龍終不屈九
年十二月虜圍廣州明年正月致書城中曰朕得遼
地而爾國招納遼民獻之　明孔耿二將來歸大淸

朕率師迎接二將于狄江之上而爾兵與之截戰是
兵端自爾國啓也爾國父事　明國明國何以救爾
國乎豈有子危而父不救者乎　王堅城守終不應
天子聞虜圍廣州詔左都督陳洪範曰建州東犯屬
國宜率山東諸鎭舟師往救之於是洪範與萊州副
總兵官金日觀出東江巡撫御史顔繼祖奏曰建州
甚强屬國朝暮必潰矣山東舟師雖往援必不及也
天子不聽已而虜兵陷江華遂破廣州二月孔有德
耿仲明犯東江與世魁戰于前港爲所敗是時洪範
日觀兵皆屯東江有德等夜乘小舟載銳兵三千人

由蛇浦北潛下海會天大霧世魁兵猶守前港不知
虜兵之入島中也副總兵官白登庸先遁世魁戰敗
走石城洪範不戰而走日觀率諸將楚繼功等力戰
不屈凡相持七日七夜竟死之東江遂破有德等又
攻石城世魁戰死事聞 天子贈日觀光祿大夫太
子太師世廕錦衣副千戶立祠海上繼功等贈卹有
差

移觀察使論積芻狀

伏見三月二十日兵曹條目令本府具薪芻每戶一
束十二月以薪芻委積之數牒觀察使觀察使驛置

以　聞者竊詳聘義稱三積三積者所以厚賓客也故經曰禾三十車薪芻倍禾言倍禾以其用多也薪芻不積六十車則無以厚賓客也古者委人斂遠郊三十里爲一宿焉宿有委五十里爲一市焉市有積委積之中有薪芻遠郊之所斂也然則薪芻烏可以不委積邪昔單襄公過陳國也甸人不積其薪司馬不積其芻襄公曰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後九年楚師入陳使陳人委積薪芻則疆埸能有備也疆埸有備則楚師必不入也今本府委積薪芻也亦宜矣然唐風綢繆之首章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盖季

春也三星在天則固非束薪之時也其二章曰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亦季春也三星在隅則又非束芻之時也故月令著先王之法以敘民時於季秋以伐薪書者薪成於九月也於仲秋以案芻書者芻成於八月也由此觀之八九月其委積薪芻之時歟府使聞之孔子曰使民以時令兵曹督令本府具薪芻自三月始安在其使民以時也伏惟閤下閱本府煢獨之民移文兵曹凡農月無督委積自八月白露以後行薪芻令庶有合於時使之義矣

上政府論市馬狀

某等昨抵義州府伏見九月十二日 啓下條目凡象譯歸自燕都無得與清國之人市馬者本國之馬固不當賣於他國然他國所賣之馬孰不可市耶周官曰馬量三物言市馬者量其質之高下而平其直也馬苟良矣雖出於四海之外亦可市也故先王必廣牧圉而列置市馬之官未嘗有市馬之禁也唐高祖初定天下得突厥馬二千匹至玄宗世雖不置市馬之官然有司歲輸金帛遺突厥市其戰馬而牧之戰馬最盛方唐之時内自飛黃天苑騊駼駃駒龍媒諸閑外至岐陽安定太平甘露之坊其良馬不可勝

數而每歲市於突厥者何也突厥馬名於天下百戰而不罷也故祿山思明之亂郭子儀李光弼能收河北定山東掃清中國由是觀之他國馬不可以不市也亦明矣凡國之馬難得者一曰路馬二曰戰馬三曰驛馬自　朝廷旣設馬禁司僕寺所馴養者惟濟州諸島之馬而馬性善驚多悍不可以奉　乘輿故寺中無路馬焉　王家不上武力者百年矣州縣民又不牧馬節度使戰馬率不滿萬匹春秋大閱輒借馬以備行伍故軍中無戰馬焉往時象譯出白金市清國馬馬善走日行百里而使者東西㑹午馬多勞

疾不一歲輒皆道死觀察使始令諸驛無敢市他國之馬故國中無驛馬焉夫清國馬上可以列於 御廐中可以資於戰陣下可以充於驛置故燕都雲錦百端固不若駿馬一匹而象譯入於燕都市雲錦不市駿馬者法禁嚴也然義州歲與清人爲馬市會寧亦然獨使者自燕都歸則象譯不得市馬此某等之所未諭也今 朝廷如弛馬禁則象譯有白金者皆可得而市馬矣一年市之二年市之未踰十年而清人驌騻之馬徧於一國何患路馬戰馬驛馬之不得其良乎伏惟廟堂弛馬禁咨于清人使象譯還至柵

門爲馬市計其銀幣定其匹數三千兩者市二匹二千兩者市一匹歲以爲常則國馬無所乏矣

上政府論修城狀

留守承 命莅本府値歲大饑未得督外城之役至今年乃始經理自二月二十七日築外城花島以下鰲頭以上一千一百三十一步爲堞者二百七十有五高二十尺廣五尺因民大疫以六月二十九日輟其役登聞于 朝自古國家之所以爲固者不在於山谿之險故傳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謂人心不得其和雖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也今本府外城之役已二十有七年矣始廟堂立議改築自東北環四十里夷土堞易之以甓又三年潦雨甓壞易之以石遂著令定其步數凡留守期歲具錢八百兩米二百石督將吏而一築之然人心不得其和雖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何也來歲二月將修城先設鐵冶置灰窰拾壞甓而後始築冶者窰者拾甓者皆府民也又建雉堞立水門飾女墻而後告成建堞者立水門者飾女墻者亦府民也府民服一月之役受本府一月之糧然方

春四境之人皆耕田及秋而穫妻子欣欣有樂生之心獨外城力役之民春不耕半畝之田秋不穫一斗之稻雖受糧於本府不足以活其妻子也非徒今年失其業每歲盼盼服大役無以耕田則人心不得其和一也本府緣海二百里地皆濺洳無礫石比年修城令石工入諸島中伐亂石而下于浦發官船輸至城下自驚蟄逮于白露凡七月舳艫相屬當鱗魚與潮大上喬桐船舉網之利至千金歌謳之聲聞於海門諸鎮者日夜不絶惟本府載石之船逼一年從役外城運磊硌百斤之重朝轉於花島暮泊於廣城抱

魚網而不飮泣者幾希矣則人心不得其和二也凡爲城老弱負薪自摩尼冐足吉祥鳳頭千仞之山交道而下排丈雪躡層氷手足未嘗不寒瘃也薪木旣積一以燎鐵冶之坑一以燃灰窰之坎不負薪者卽負土東鑿高丘以畚之西鑿平原以揭之深者緶之黏者播之疏者篩之仍九閏不敢少息與壯者版築之勞無以異焉則人心不得其和三也自本府始修外城農夫釋耒困於版築舟子棄網勞於石運老弱離家疲於薪土易十番守猶未輟其後又易七番守又未輟竭人之力失人之心甚非 國家之利也盖

聞君子謀國家必以柔道臨於下寬人之力和人之心故能建百雉之城而人不知其爲勞也昔仲山甫城于齊夙夜不解而其道柔而已矣故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此之謂也今廟堂如遵柔道令本府休息元元經十年一修外城積十留守所具錢八千兩米二千石一歲中合財並築則人力可得而寬也人心可得而和也何憂外城之不告成乎

書

上陶菴李先生 縡 書

六月十日黃景源謹再拜上書于先生執事景源向

在門下時執事問景源伯父觀察公死於 王事而
人以爲不能討賊景源粗陳吳命恒所以詆伯父者
爲執事對而伯父討賊本末猶未白故謹以書布始
李麟佐陷清州伯父選屬州之卒阻山川爲十二寨
置左右協守之將居七日鄭希亮反募州縣兵屯居
昌而曹聖佐據陜川爲希亮援伯父以草溪之軍爲
左星州之軍爲右因欲自將而伐之希亮聞伯父將
出師謀襲大丘伯父堅營守出重兵以爲五軍進圍
居昌出輕兵從間道伏牛頭山又出奇兵三百人援
金振玉趨陜川振玉馳至金陽驛聖佐登高望見振

王兵乃大驚夜半軍亂遂見殺聖佐旣誅重兵又薄
居昌希亮懼遂棄居昌入茂朱至牛頭山輕兵已伏
山上遂還走至省草驛重兵夾攻之遂禽希亮嶺南
平討賊本末盖如此命恒曰興兵過多而不知討賊
之方凡希亮所募之兵皆州縣之民也州縣之民不
從觀察則皆附希亮而爲賊矣與其棄州縣之民以
資希亮曷若先發而爲我用乎且以多擊少必勝之
道也　王師雖多豈伯父之罪哉命恒曰徒設寨於
界上而不能討賊方希亮之起兵也固倚麟佐以爲
重雖麟佐亦以希亮爲之援而界上有十二寨希亮

逡巡不敢踰麟佐軍敗而希亮亦不得救則設寨之廣非獨絕麟佐之援以弱希亮使麟佐勢孤力窮而卒見禽者亦其效也命恒日虛張討賊之名閉營而不動夫希亮謀取大丘而欲據嶺南之地以窺　王京非一日也然屯于陝昌之間而終不敢入大丘者以伯父堅營而死守爾況營中之士陰與賊通而伺伯父之便者亦久矣是不出陝昌之間而營中之士盡希亮也使伯父一動則營中已先潰矣營中潰則嶺南之地其不爲希亮所有者幾希矣安得不堅營而死守耶命恒之巡撫南方也嘗使人徵安東砲手

三百人伯父輒格而不遣命恒恨之安陰諂命恒族
父吳遂郁以吏當死伯父立遣李茂實索之甚急遂
郁恐遂奔命恒匿其軍中茂實直馳入命恒軍中搜
得遂郁會有 旨減諸吏罪遂郁遂杖而命恒怨伯
父甚言於 朝曰黃某不能討賊即不討賊彼奇兵
奚爲而下金陽重兵奚爲而出居昌輕兵奚爲而守
牛頭之隘也希亮之誅與聖佐之敗皆由於伯父之
出奇而命恒毀忠以爲罪雖三尺童子皆知其言之
誣而所謂吾黨之士內挾銖兩之怨因其誣而增飾
之暴揚於薦紳先生之間貶削事實而沒其美傷忠

臣之義雪希亮之耻以長逆賊之氣嗚呼其亦無人心者矣景源嘗侍伯父飮于營中伯父念故李忠愍公健命時事輒流涕曰吾與李公俱事 先王同日被逐今 朝廷追罪李公吾豈誠戀戀於是而不去哉大亂將作不敢去爾此其志欲死於國也決矣明年亂作嶺南傳言公不去營必有陰賊之禍諸將皆爲伯父泣伯父指所居澄清閣曰吾死不出此閣未幾卒如其言使伯父誠不討賊則必不爲其所讎而受其陰賊之害也然小人訾忠訕義造爲惡言酬怨於地下其禍慘於陰賊也今執事嘉伯父之烈而愍

其死事之節懼流言之行於遠也訪伯父之事而思欲揚其大義垂之無窮景源感激不知所云謹獻伯父遺狀一冊伏惟執事憫察焉景源再拜

上李參議亮臣書

參議執事伏聞宰相將薦宋文欽爲　王世子諮議者朝之卿士大夫相傳以爲文欽榮而景源惻然不樂夫諮議徵士之官也今宰相將薦文欽而處之徵士之官惻然不樂獨何心哉誠憫文欽之不幸而爲宰相所引重爾文欽端方有質行與其兄處士俱隱於懷沃之間事其母能盡其孝未嘗以窮賤困窶易

其樂也少好古文雖不能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其所得於經術者固非今之徵士所能及則雖爲　王世子諮議可也然而宰相之意盖曰宋文欽不赴科擧誠可以爲　王世子諮議云爾凡士之不赴科擧者固有可以爲　王世子諮議者而不問其人之賢不賢不考其學之成不成直取其不赴科擧而擧而爲　王世子諮議是宰相徒以虗名薦文欽也豈不謬哉且文欽未始不赴科擧也五年前嘗至　京城赴增廣試其明年又赴九月九日試其後數年雖不至而亦非終棄科擧者今年之試又安知文欽之不

更赴也然則宰相何以薦哉自古公卿大夫有以君子而薦君子者有以小人而薦君子者以君子而薦君子其薦也榮以小人而薦君子其薦也辱今宰相之薦於文欽榮邪辱邪徃者俞肅基為今宰相所論薦其弟郁基恥之曰吾伯氏之辱也宰相之薦郁基猶以為辱況於文欽乎文欽之游於明公之門久矣其為人與其問學明公之所知也明公如為 朝廷言曰宋文欽有時而赴科舉不當為 王世子諮議宰相雖欲薦文欽聞明公之言亦可以止焉矣且周易之象曰遠小人不惡而嚴今宰相誠薦文欽則文

欽雖歿必不至文欽不至則亦見其嚴於小人也然明公不待文欽之不至而能止宰相之薦是率一世而嚴於小人也明公率一世而嚴於小人則四方儒學之士孰不思自潔其身以遠於小人之羣也

再上李參議書

景源昨爲宋文欽乞諷宰相無薦爲　王世子諮議明公教之曰宋文欽不就而已宰相雖薦之何傷竊恐明公猶未察景源之意也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不至將殺之以不至而將殺之固不足懼以非其招而招之豈不耻邪今文欽學爲文詞應科擧不肯

以高逸之士名於時而宰相欲以諮議召之其與虞人之旌何以異哉夫文欽之義不當就則宰相之道不當召與其使文欽不至而辱　王朝之命孰若使宰相無召而全文欽之節乎往年尹生得敏謂景源曰宋伯子眞諮議也宰相薦之可也文欽聞之不悅曰甚矣尹生之不愛吾兄也文欽之志旣不欲以宰相之薦累其兄則其不欲以累其身亦可知也奚論其就與不就邪

與吳大學士瑗書

皇壇之祀本於仁而達於義誠可爲列國諸王祀天

子者法也然而象方丘大社之壇以爲壇景源不知其說也古者諸侯見天子必爲壇宮宮者壝也壝四門而方三百步壝上有旂以正諸侯之位壇三成而方十二尋壇上有扆以正天子之位然後天子立壇上南鄉而揖以覲諸侯諸侯立壝上北鄉而拜以享天子今 王家不忘 先帝而爲之壇壝以事之則宜象壇宮之制壇可以爲十二尋壝可以爲三百步也豈宜象方丘大社之壇而享 先帝也夫 先帝未嘗行覲禮而 先王未嘗立壇宮則吾國享 先帝也數尺之壇數丈之壝廣可也不廣亦可也又焉

用　先帝未行之古禮立　先王未立之古壇而享之也然而壇壝丈尺之制名數之所存也故方十六尺謂之方丘廣於方丘三十六尺謂之大社廣於大社四十三尺謂之壇宮方丘者所以事地也大社者所以事后土也壇宮者所以事天子也今　王家不以壇宮事　先帝而事　先帝以方丘大社之壇嗚呼　先帝其將享於方丘之壇邪其將享於大社之壇邪或曰今　皇壇之祀用大牢苟倣壇宮以爲壇則亦可用大牢與曰禮社稷大牢郊特牲諸侯之事天子猶天子之事天也故天子適諸侯之國膳用犢

然則壇宮之事犢可也大牢不可也夫　先帝之祀列國之大禮也而當時議禮之臣不能本諸侯之義以建其制則恐不可以壇壝之已成而不爲之正也

與吳大學士第二書

今之爲　皇壇之說者或以謂古禮諸侯覲天子必祀方明今遵古禮爲壇宮而不立方明之祀則安在其爲古禮也夫祀方明天子之禮也非諸侯之禮也經曰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加方明者爲天子反祀方明也書加而不書祀者諸侯不祀方明也經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

擯傳擯者覲天子也言傳擯而不及方明者諸侯不
敢祀方明也經曰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拜日
者已覲諸侯而朝于日也祀方明者告于天地四方
也古者天子覲諸侯然後拜日拜日然後祀方明故
曰祀方明天子之禮也非諸侯之禮也昔魯公郊祀
上帝又象明堂作太廟禘祀文王孔子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盖周公之道衰而魯始郊禘然
而天下之情無窮而先王之禮有時乎窮禮窮則以
義起之以義起之而能合於先王之意則君子不以
爲濫也使周室既亡之後文王之廟不血食而魯公

以舊諸侯祀文王而不祀上帝雖孔子必予魯矣然則壇宮祀　先帝而不祀方明乃所以善爲古禮也或又謂古之帝王在祀典者或廟焉或壇焉　先帝古之先王也今爲壇則宜倣古帝王壇不宜倣壇宮爲也夫祀之禮墠不如壇壇不如祧祧不如廟當周之時爲二王封其子孫設其廟祧惟五帝各以其德配食于郊壇之兆周官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之謂也而壇制不見於經唐書稱古帝王壇高三尺方三丈五尺非先王之制本然也且吾聞之天子崩而四海之內稱之曰先王宗廟亡而百世之後稱之曰古帝

王古帝王不廟而壇蓋殊之也今吾 王壇事 先帝雖不得廟而祀之又何忍以古帝王殊 先帝邪傳曰事亡如事存 先帝雖亡而事之如 先帝在時吾 王之義宜然也夫明堂朝諸侯之堂也而周公宗祀文王故我將之詩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夫壇宮覲諸侯之壇也今吾 王苟倣壇宮祀 先帝則其亦有明堂之意乎凡景源之議非傅會聖人之禮也誠以爲旣建壇壝祀 先帝則宜加數丈而爲壇宮以正其制也

答趙翊衛龜命書

景源自辱諭屬以文集序非敢辭也執事之文本之以自得之奇發之以獨見之妙刻深而辯博精篤而橫放執事所謂似幻而非幻者不竢人之論贊而其自知也已明矣景源又安敢議其長短等其高下以塞執事之指邪然竊觀執事之學務欲合三氏之道而一之何其謬也夫浮屠老子之說其幽妙者高遠者聖人之書亦有之矣世之學者明聖人之書以求其道則雖無浮屠老子之說亦足以造其幽妙而致其高遠也且浮屠老子之說近於道者此其所以爲道之害也君子誠取其近似者而合之聖人之道則

其爲害也益甚矣楊氏之道過於爲我墨氏之道過於兼愛子莫執楊墨之中爲我焉而非無君也兼愛焉而非無父也然而孟子非之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今執事執浮屠老子孔氏之中雖空寂矣未嘗爲浮屠之學雖清静矣未嘗爲老子之學雖孝謹矣未嘗爲孔氏之學其害於聖人之道也豈少哉且浮屠不能爲孔氏孔氏不能爲老子其術異也其術異而彊與之合者惑也今有人被袈裟袈裟之上加羽衣羽衣之上加深衣黄冠而錫杖佩玉之聲鏘如也則執事必知其怪焉然而其

所自以爲學也華嚴之文道德之文與詩書六藝之
文並陳于前而交誦於口曰我非浮屠之徒也非老
子之徒也非孔氏之徒也合浮屠老子孔氏之道而
一之者也嗚呼其亦雜矣吾未見其能一也然古之
道術未始不合而爲一今之道術二之而爲老子三
之而爲浮屠有大人者誠削其二之三之者而復一
之則天下無異學矣今執事欲合三氏之道其志誠
大而其慮誠遠矣然執事將削孔氏以合於浮屠老
子邪將削浮屠老子以合於孔氏邪削孔氏以合於
浮屠老子則其不傷仁毀義自陷於異端之學也幾

希矣削浮屠老子以合於孔氏則必將絕慈悲之源塞玄妙之門使二氏之教不待禁而止二氏之書不待火而熄也之二者不知執事何居焉謹因一書以問之

答趙翊衛第二書

執事近以序文事見托甚勤而景源不敢聞命者誠以執事通三教而實入於釋氏然深諱其宗不肯以釋氏之教自名故也今世之士沈溺於釋氏之教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執事有足歎也凡治亂之際先天下而得氣者莫速於文章盖氣至則心爲之奪心奪

則言爲之化雖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昔蘇軾議論文章高天下而歸於釋氏之教豈戎狄將亂天下而蘇軾先得其氣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彼蘇軾尊事釋氏歌頌戎狄之教不少忌憚使知言者讀其文則亦有以見宋之天下不百年而淪於戎狄也世之君子學蘇軾者多陷於釋氏之教無乃氣之使然歟凡好釋氏者皆以謂善學釋氏則戎狄之教不吾害也夫一入戎狄之教其心知性術聰明言語無不淫液而化於戎狄雖被服先王之禮揖讓升降是亦戎狄而已矣豈不懼哉

且執事常以虜人不容於中州必將東歸爲 國家無窮之憂是執事惟知釋氏之爲釋氏而不知釋氏之教適足以啓戎狄也非徒不能距之也而又贊之進之張大之何邪

與李獻可獻輔書

景源白朝者足下責景源以不就昨日試而景源以疾爲解若將有隱於足下者且悚且惡終日爲之不豫也景源與令大提學李德壽本不相識而德壽嘗見景源所爲文稱引甚盛今年九月九日考試國學景源有疾未之赴也德壽出而語人曰吾必欲舉黃

景源而景源不就考試何也悵然久之今德壽又主考試而景源疾且良已賓客或爲景源勸之赴景源辭焉夫所謂科目者士大夫之所由進也獲選者無賢不肖皆得策名而立於朝故世俗之士求祿利必慕科目景源先人有文學遇疾而早卒自先人以上五世又皆不第伯父雖仕至觀察而遭 國難死於南方宗族衰少而家甚貧日爨升米母子夫妻以爲生而猶不自給其所以汲汲於一第者比之他人有甚焉何以辭爲且德壽之於景源也未嘗有一日之雅而直好景源之文欲舉之多士之上則景源之就

考試也豈有私於德壽者哉然德壽有司也景源貢士也以貢士揣知有司之將舉我而就其考試古之君子必不爲也孟子曰得之有命使景源如可舉也雖無德壽必得之矣如不可舉也雖有德壽必不得也此景源之所以不就考試者也今之貢士不讀書日夜營營求舉於有司而有司以其科目易骨肉而舉之足下用是爲耻辱退然自晦未嘗一就有司舉而景源不赴考試則反責之何其待已甚高而處人甚卑也足下之意閔景源之貧且困而不知德壽之欲舉景源也故責其不屑科目爾然區區之守誠有

所不可變者聊以自列庶足下有以察之也

與尹聖範得敘書

僕與足下同里而居者三歲矣足下無疾未嘗不叩僕之門而僕無疾亦未嘗不至於足下之室也五月中僕如廣州病暑以歸而足下又寢疾不相往還豈前日交游之樂過其分而憂及之者邪李廷燮稱僕之文曰三百年所未有者是妄說也今足下過信妄說而請學不腆之文甚勤何足下之淺且粗也僕少昏鈍爲文詞苦遲不出旣出而又數數改猶未之至也宋士行僕之師友也其文章非僕之所敢及吳伯

玉亦僕之師友也其文章非僕之所敢及今世之文有二子焉而僕也尚不能及則廷燮所謂三百年所未有者於僕何有哉僕少孤無所依歸而又抱幽憂之疾平晝忽忽心不樂遂游於文詞以自慰非爲當時之譽也亦非爲後世之名也今廷燮之所云云者僕固不願也且足下之於僕也有鄰里之好有交游之私而僕猶不敢以區區薄伎求知於足下況求知於廷燮邪然忘大本而溺於枝葉之詞乃爲廷燮所獎引僕之罪也今足下聞僕虛譽而輕信之欲學僕所爲文詞僕誠自笑而且笑足下之誤也孟子曰人

之所貴者非良貴也凡僕之所自貴者豈文詞之謂乎然文詞之貴與不貴亦不在於廷燮之言也朴淵詩如已繕寫可示及比僕欲得善畵者追去年朴淵之游而爲之圖懸諸左右而未能也足下能遂僕意不

與尹聖範第二書

某白聖範足下辱書論僕所爲李獻可哀詞載宋文欽不載足下若有所分別於三人者以是足下之心有不慊者僕旣瞿然將爲足下辯其惑而前日疾作不報疎慢之罪亦甚矣凡僕之所述述其事也述其

事者載其當著之人昔者孔子之序弟子也言雍商則不言師柴於師柴也亦然而雍也商也師也柴也孰不可爲弟子邪韓愈氏之序朋友也稱李翺張籍則不稱皇甫湜於張籍皇甫湜也亦然而李翺張籍皇甫湜孰不可爲朋友邪今僕之爲哀詞有載足下則載足下有載文欽則載文欽焯其事而不張彰其人而不誣豈宜纍纍然著三人者然後謂之朋友哉夫孔子韓愈氏之言天下之所師而奉者也其稱於人也必詳然其弟子與朋友有著有不著者其與之也同則其稱之也或異各因事以見於文無不可也

今僕之爲文雖不敢希於古之人然其義豈其遠乎哉夫古之交也求諸心今之交也求諸容古之交也求諸德今之交也求諸聲比於容而不齊於心肖於聲而不師於德其非朋友之道也明矣足下氣亮而色和天性仁厚忠恕材藝拔乎衆名譽耀乎世雖一見足下猶足以爲僕之幸况竊朋友之列以承教喩乂焉敢自外於足下哉然僕之所慕在乎道不欲希合於足下之聲與容而已也然則僕之求異者惡知其不求同而足下之求同者惡知其不求異也傳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謂友爭而寡尤也記曰

燕朋逆其師謂朋之燕昵而違于道也足下之賢固非僕之所能及而旣以古人之道相處焉請與足下爲爭友而毋爲燕朋使後世知三人者其道不相異卓然有成則不負於獻可

與李士固忠重書

景源白湖中幽曠而又有田園之樂士固閒居窮道藝治詩書徜徉乎木石之間何其守己之靜而求志之篤也前書論置長史司以遵 明制者非以 明制爲盡善也 王國之禮當然也而說者曰三十九員不足以具百官之列夫王國之官有命於天子者

有不命於天子者命於天子者固有常數而不命於天子者雖無常數亦不革也周官曰陳其殷置其輔殷也者適士之謂也輔也者庶士之謂也盖三代諸侯之國自適士以上凡三十五人命於天子而自庶士以下不命於天子然置庶士而不置適士則無以正百官之名也置適士而不置庶士則亦無以備百官之數也今　王家欲遵　明制則自長史以下三十九員宜本其名而正其職如　天子之所命者至於衆官雖不與於是數亦存之如不命於　天子者可也贈序蒙見屬而比苦頸疾不能沉思爲文字族

少間乃可作耳不宣

與申明實皓書

景源常欲足下於文辭放權謀而去之修明仁義以遵聖人之道及蒙所諭終不見合竊恐足下之明不能察其本也足下曰爲蘇軾者不當爲經術徒傷於詞而道不同是足下雖學蘇軾之書而不足爲知蘇軾者也軾生長西方以其父爲師以其弟爲友不得與有道之士遵習禮制初至京師羣公卿汲汲推挽名聲聞於天下於是乎自信其才不復有所增益焉耳然其心未始不好經術也嘗在黃州時作論語說

五卷托于宰相文彦博以謂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朝淪沒而不傳軾之文章可傳於後世者多而獨眷眷以是爲托其好經術可知矣惜乎軾無師無友負材而自放故其所明者智數所能者言語卒未有以至於先王之道也誠使軾自少時獲觀聖人聞禮樂仁義之教又安知其言之不純於道也故凡士之有高世之材者其始也不得其道各以所習爲述往往與聖人者異趣爾非其志本然也若軾之所謂戰國權謀之説豈特爲學者所賤軾且不愛也故其勸後學不敢因其習之所蔽而諭之也其言曰

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爲禮義君子不願豐於材而廉於德也然則軾之有志於道也亦深矣今足下以經術爲傷於詞而不爲爲道之不一而不爲信其所蔽而莫之改焉未見其學軾之精也景源旣辱知於足下其慕愛之心不在於區區文字之末而已故雖無材智以輔足下之業然有所闕差輒敢相告久而不休惟足下亮之

與金元博 茂澤 書

元博足下辱示文僕有眩疾不能讀時時略窺一二篇雖未辨其精粗淺深而鏘然之聲芬然之光猶使

人神定而氣清也然足下之於文也似有所希慕中國而爲者可謂惑矣夫所謂中國者何也禮義而已矣禮義明則戎狄可以爲中國禮義不明則中國可以爲戎狄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固在於禮義之明與不明也吳季札聞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夏聲者中國之聲也秦有夏聲者由襄公征戎復豐禮義誠明也此所謂戎狄可以爲中國者也晉與楚人伐中國故經曰晉伐鮮虞狄之也鄭人從楚而伐衛之喪故經曰鄭伐許狄之也夫晉也鄭也豈不誠中國哉然而聖人於春秋書晉書鄭以狄之

何也無禮無義雖中國亦戎狄也此所謂中國可以爲戎狄者也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傳曰吳進矣進矣者進于禮義也庚辰吳入楚傳曰反其狄道也反其狄道者無禮義也自庚午而至庚辰纔十日爾吳子十日爲中國而反其戎狄之道此所謂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者也夫君子本之以義文之以禮爲人臣能盡其忠爲人子能盡其孝爲人弟能盡其弟而中國在其中矣至於小人則不然不本之以義不文之以禮臣不知其所以爲忠子不知其所以

爲孝弟不知其所以爲弟其不同於戎狄也幾希矣然則中國與戎狄非在外也今足下欲學中國而求之言語文字之間雖能假中國之聲而飾之以中國之容惡足以進之中國哉譬如楚人口能爲周人之言而身不行周人之道則是亦楚人而已爾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國之謂也故中國者人皆有之惟君子能修其身而章其物以全其明德之懿足下如能求諸身則中國亦不遠矣

答任直仲敬周書

直仲足下僕三月自丹陽郡入仙巖登趙處士雲夕

亭與吳伯玉臨澄潭圍棊不返故太學雖有考試而未之赴焉彼世俗譏罵之言何足卹哉辱惠書論召穆公為周三公不能救厲王之禍共龢時攝天子事及王崩擁立太子平淮夷而江漢猶書其名以刺之甚不然也始厲王用榮夷公為卿士又得衛巫以監謗賊殺言者穆公諫曰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為社稷之憂厲王不聽虐益甚諸侯皆叛故穆公作詩以諷民勞是也王不用穆公之諫卒亡天下言詩者孰謂江漢刺穆公也共和時上無天子凡十四年大臣行政以攝天子

之事而穆公能全臣節及厲王既崩然後立太子周道復興則江漢美穆公也非刺穆公也誠使穆公立太子於厲王在彘之時則必知其無共和矣然厲王未釋天位而大臣又立太子是中國有二天子也其可乎江漢五章稱康公以爲召祖至於穆公則名之所以別於康公也若康公不見於詩則穆公不當書名故崧高曰王命召伯召伯者穆公也夫常武不名程伯六月不名尹吉甫烝民不名仲山甫而江漢獨名穆公固可疑然穆公如有大過則非特江漢名之也崧高亦當名之也名於江漢而不名於崧高安在

其刺穆公也且穆公旣平淮夷以文德風勸宣王而
宣王能修文德洽于四方此穆公一言之功也又何
刺焉古之雅頌有變例有微辭可以刺而不名之可
以無刺而反名之此變例也美之之中有刺之刺之
之中有美之此微辭也世之學者不窮變例不明微
辭而能得詩人之情者未之有也夫江漢可以無刺
而反名之謂之變例則可也謂之微辭則不可也今
足下見其變例而疑其爲微辭也不亦過乎齊桓公
有功於中國而春秋書齊小白者非貶之也上稱子
糾下稱襄公於桓公則書之名而别之也故江漢之

名召穆公猶春秋之名齊桓公也比苦熱千萬自愛
景源白

答任直仲第二書

辱惠書論子車氏三子者以秦之良皆自殺以從穆公則黃鳥名而刺之也宜矣豈非惑歟黃鳥曰殲我良人明穆公殺三子也然首章曰誰從穆公子車奄息二章曰誰從穆公子車仲行三章曰誰從穆公子車鍼虎三子見殺而詩云從穆公者爲康公諱也然則三子非自殺也如之何其刺之也春秋之法凡無罪而見殺者雖大夫亦書之名陳大夫洩冶見殺而

經曰陳殺其大夫洩冶是名之也楚大夫得臣見殺而經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是亦名之也晉大夫趙同趙括見殺而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亦名之也夫洩冶也得臣也同也括也皆非其罪而孔子猶書之名則黄鳥之所以書名者僕未見其刺三子也且古者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彼子車氏三子者皆得書名安知非秦之上士中士乎然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彼秦國以人爲殉自武公始則三子不待臨穴而其心必惴惴也去之可也徙之可也

不當以百夫之特名於秦國也蒹葭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而不爲秦國之臣可謂智矣三子如能去秦國而在水一方老死於蒹葭白露之間使秦人不知其良則康公必不迫致而内諸壙也悲夫三子臨其穴然後知慄亦已晩矣世之君子觀黃鳥可以爲戒也春秋傳以殺三子爲穆公罪然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穆公秦之賢伯也其生也猶不欲用勇夫焉況其歿也又焉用百夫之特哉故殉葬雖曰治命非其志也而康公乃迫三子以殺之甚不仁也春秋傳歸

罪穆公亦過矣

江漢集卷之五

江漢集卷之六目錄

書

江漢集卷之六

書

上閔相公應洙書

相公閤下昔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之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夫從父之仇當在父母之仇之下昆弟之仇之上不當與從父昆弟之仇比也明矣景源從父當嶺南反逆

之變死於　王事二十年仇終不得景源雖欲不反兵而鬭不可得也故賓客朴公師洙爲　上言某之暴卒人皆疑於李廷弼盖廷弼就大丘獄而從父無疾暴卒世以是疑廷弼之爲陰賊也然景源竊嘗潛思察其機而窮其徵得其情狀而知其陰賊之本也始朴弼顯繫尚州獄告諸賊謀爲反逆從父以其書上于　朝副在枕中諸將無得而知也從父旣卒家人索枕中之書終莫之得是諸賊聞弼顯書在枕中懼異日必不能免汲汲使人入營門行陰賊之謀而竊其枕中之書以滅其案也是故景源常以爲陰賊

之本諸賊也非廷弼也然大丘所囚罪人觀察使不肯窮治及繫刑曹又不肯明法考問乃反釋還于大丘而罪人陰賊之謀卒不得鈎其本矣夫從父昆弟之仇猶執兵以陪主人之後而況於從父之仇乎然不知誰之爲仇何以不與共天下也亦將何以不反兵而鬪也故景源日夜慙憤誠不欲生者久矣何面目束帶而從政見天下之士大夫乎古之孝子居父仇避諸海外是其心必知其仇故避之也若景源者人殺從父而莫知何人爲仇則避諸東海之外不可也避諸西海之外亦不可也避諸南海之外亦不可

也避諸北海之外亦不可也豈不哀哉然景源聞之陰謀而殺人者方其始也雖不見而及其日月旣久終有所不能自揜者理之常也自從父暴卒以來嶺南遺老之知從父暴卒狀者至今猶存誠使景源假晴行御史之名周流嶺南七十二州得營門爲陰賊者則景源雖死於道路亦無憾矣景源再拜

上趙大學士 觀彬 書

十二月二十七日慶州府尹黃景源再拜上書大學士趙公閤下往者朴生某來伏蒙示崇德殿碑 國家旣建崇德殿每歲仲秋致牲幣奉齊盛以修祀事

而閤下又銘其碑將立于殿門之外豈不盛哉然崇德殿祀新羅國祖朴氏而不祀武烈王金氏是可惜也初武烈朝唐天子請出師伐高義慈及即位遣子仁問請益力顯慶五年大將軍蘇定方帥樓船兵十三萬涉渤海拔泗沘城義慈降高氏國除又明年兵部尚書任雅相帥精銳三十五軍伐高藏破王險城後八年藏降國除未幾兩國諸州縣皆入金氏自先漢五鳳以來武帝所置四郡之地分裂爲三泗沘兵朝侵臨關王險兵夕襲狼山七百年枹鼓不絕而武烈善事大唐春遣王子朝于帝秋遣王弟覲于帝束

帛加璧虎皮漆絲之船交於海中卒能得中國之師降二王削平郡縣其統一疆土之業何其壯也殷太師始明教條革民俗里巷之士冠章甫而歌商頌及衛氏亡命而來遂逼諸戎民皆從諸戎之教丈夫魋結女子辮髮太師之風盖已衰矣而武烈用唐之制改律度正衣服俎豆之禮與中國未之有殊其變易風俗之功亦且偉矣夫幷吞三國之地王氏是也盡華戎俗 本朝是也然武烈能一土宇先于王氏能憲章中國之禮先于 本朝豈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歟景源伏見崇德殿東西五楹南北三

筵雖不增四阿重屋亦足以合祭二王也伏惟閤下考武烈功業之隆建明于 朝卜吉日祔諸國祖以饗之然後所譔碑銘序少更改之發揚成烈垂之無窮於典禮固不謬矣景源再拜

上趙大學士第二書

景源少讀唐太宗高宗本紀見牛進達蘇定方任雅相李世勣薛仁貴龐同善契苾何力六七人相繼東征自貞觀至于總章凡二十四年之間八出師凌波之船下萊海礮石之車下遼野旂甲輜重聯亘於千里之外既伐義慈又伐藏諫議大夫褚遂良與國公

房玄齡爭之不得豈二國與唐爲讎而唐伐之邪及讀文昌侯崔致遠上太師狀始知武烈王之所以感動天子者能致其誠而已矣夫二國屢侵金氏之地而未嘗侵唐之地則二國金氏之讎也非太宗高宗之讎也而太宗高宗爲金氏出師何也武烈王爲唐藩輔歲修朝覲而二國數侵其地故太宗高宗之心蓋以爲藩輔之讐亦唐之讎也然則遂良與玄齡雖固爭之惡能罷東征之師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使武烈事唐不誠則凌波之船必不泥萊州之海礮石之車必不出遼陽

之野進達定方雅相世勣仁貴同善何力必不相繼
而東征也且唐師之滅二國也二國三百七十六城
不歸金氏者幾希矣北自哈蘭南抵耽羅東自臨屯
西抵安市良鷹駿馬明珠竹箭皆入于瑶石之宫此
至誠事唐之報也武烈既薨之九十年安祿山叛金
氏遣使朝玄宗於成都後百餘年黄巢叛金氏又遣
金直諒朝僖宗於成都武烈之餘教猶存故也夫楚
州之於楊州固遠矣楊州之於成都加遠矣成都之
於東海又加遠矣直諒以屬國大夫不立唐庭而四
方干戈之中能泝洞庭過巴陵上彭蠡入巫峡以達

峨山曾不避瞿塘之險空冷之危者盖亦追武烈之誠而自盡臣節云爾嗚呼武烈竭其誠以事天子而餘教施及後世其大夫自盡臣節可謂盛矣今崇德殿祀太祖而不祀武烈與河南以祀漢光武而不祀明帝者何以異哉麻田郡王氏之廟元文王仁孝王順孝王從食太宗商書曰可以觀德此之謂也今敝府有崇德殿而武烈不得從食可勝歎哉夫武烈與文武王皆有統一之功然文武治安之澤不及武烈也故致遠狀曰三百餘年一方無事滄海晏然武烈之功也由此觀之文武王董能統一而德美無可稱

者惟武烈可配太祖也

答尹副學汲書

景源白副學執事近叨講官入 經筵討論於詩書之蘊反覆於治亂之源 上心欣然未嘗不推誠鄉納然景源本無學術朝夕進對不過說章句之末以答 顧問不足以闡陳德美裨補 聖學也昨者辱書責景源不考典禮而請祀 毅宗皇帝夫 毅宗中州天子非屬國之所當祀也然奴兒有天下者且百年矣四海昏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缺而冕服佩玉揖讓升降進退周還之禮亡則中州聲

明之治不可見矣爲君子者其可以被髮纓冠而救
之邪將閉戸而不救之邪閉戸而不救之則固不論
也被髮纓冠而救之則宜明天下之義以戴 毅宗
也何者公侯爲國家死於忠節猶可祀也況 毅宗
以盛天子恭儉慈仁不喜聲色每晨起盥漱櫛髮見
上帝然後視朝未嘗有一日之怠及李自成陷 京
師天津巡撫御史馮元颷爲具海舟二百艘遣子愷
章入迎 天子大學士李建泰請 幸南都 諭曰
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卒不從登萬歲山壽皇亭遂
棄羣臣去玄冕以髮覆面何其烈也今天下忠臣義

士爲曰毅宗酹酒而祭者未之有也而屬國陳以籩豆縣以鐘鼓而祀之使天下皆知屬國之明大義也昔漢高祖爲義帝哀臨三日所以慰天下之心也今國家追祀 毅宗與漢高祖爲義帝哀臨三日何以異哉今執事反咎景源之建請責之以不考典禮此景源之所未諭也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玄註曰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夫 毅宗御天下者十有七年功德在民而 國家一州一縣皆 天子所封之地

也自 明室既亡以來 九廟不得血食者已久矣今 國家增修 皇壇以祀 毅宗合於典禮也明矣始文正公宋先生遺命弟子曰華陽建 神皇廟宜並祀 毅宗皇帝弟子流涕不敢違夫 皇廟所可並祀者 皇壇亦可並祀也 皇廟不可並祀者皇壇亦不可並祀也 皇廟並祀而 皇壇不可並祀者天下無是禮也夫宋先生百世之師也 皇廟並祀 毅宗者將以明天下之義也非衆人之所可輕議也或曰 憲宗嘗出師以救屬國亦可祀與景源對曰 毅宗死於社稷九州之中四海之外想其

義而不飲泣者幾希矣雖家尸而戶祝無不可也豈端以出師之恩報祀　皇壇而已哉辱書又曰典禮不詢於衆而欲立獨見之論其可乎景源知罪然奴見始有天下士大夫無不悲憤不忍爲戎狄之臣中夜涕泗未嘗不思　毅宗也不百年風俗大壞見左衽不以爲耻又焉知　毅宗之義哉今諸公朝服搢笏而立於殿陛之上其心不忘　明室者盖寡矣景源何敢以大義詢於衆乎雖詢之孰能感服而稱善乎故景源不詢於衆者時然也執事亮之

與尹副學第二書

景源建議乞追祀　毅宗皇帝豈有他哉誠見　王朝士大夫狃於事虜而不知　先帝之恩故不勝忿忿之心冒萬死乞祀　皇壇者將以報　先帝之恩明大義於天下也世世之議者或以謂　毅宗出師固盛德也而都督金公日觀率師出海至長山虜已解兵無所成功不足以追祀　皇壇豈不謬哉初　毅宗下詔山東使出師巡撫御史顏繼祖奏言屬國勢孤弱無兵無食雖城守不踰一月城必陷安能持久抗奴兒百萬之衆哉已而屬國果不守繼祖終不出師救乃馳奏自詡言中　毅宗下詔切責之嗚呼屬

國爲　天子堅守南漢且月餘救兵不至而奴兒引八旗軍圍之數重此屬國之所以不守也然　毅宗心憐屬國曾不以不能固守罪屬國而反以不能出師爲繼祖罪至矣哉　毅宗之德也雖慈父之於孺子不能過也且屬國郡縣之卒從戰蓋州爲奴兒軍所俘獲亡入遼塞　毅宗詔還之屬國而屬國恐事發覺乃縛之送于奴兒居久之又亡入塞　毅宗曰屬國之民亦朕之赤子也屬國之　君於其民猶其父也朕之於屬國之民猶其大父也雖其父不畜其子大父何忍棄其孫而不之畜乎乃　詔諸鎭討其

口而授之田使居之自古天子豈有如 毅宗之仁者耶方 京師淪滔之時屬國不能爲 毅宗發一卒而援之及 明亡 毅宗不得血食者且百年不能祀之無以塞天下之望也始 聖上召諸大臣出示 明史至 毅宗時出師事大臣疑曰 毅宗時李自成張獻忠橫行天下而奴兒兵犯寧遠 毅宗雖欲救屬國必不可得此錯簡也 聖上聞之乃下庭俯伏流涕曰予不忠乃聞此言夫 先帝出師之恩垂于史策而大臣謂之錯簡予甚痛之大臣懼不敢復言今執事深咎景源與大臣錯簡之疑不殊也

孟子稱百里奚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景源愚蒙不敢比於百里奚而其志亦將有以顯吾 君卓然可傳於後世也南方之國聞 聖上追祀 毅宗必稱之曰大義也北方之國聞 聖上追祀 毅宗必稱之曰大義也後世如有良史氏作今之史必大書追祀 毅宗雖戎狄左衽之民孰不感激而泣下也哉

與李相公天輔書

相公執事景源始守東萊時聞 朝廷以均稅事屬於執事而執事露章固讓終不聞 命一國之人皆

以爲公卿大夫無不阿諛以求容獨李相公能盛言均稅之害眞君子也然執事執國之柄居百僚之上者且久矣而反默默不復陳均稅之害竊爲執事惑之也今之言均稅之害者誠多矣然而爲害於生民未有如漁稅之甚也夫海魚隨氣上下未嘗有十年之穴故今年魚雖大上而明年未必然也今年魚雖不上而明年未必然也開雲浦千尋之水魚最多盤龍浦百尺之瀧魚最肥而均稅使率以千金斷其稅上于有司民皆曰吾均稅使何其仁也及明年二浦漁稅不能滿千金之數然有司一遵舊案無得少減

民於是棄其漁梁亡入海中而縣令囚其妻子鞭其
鄰里怨及　國家此一害也凡漁梁必得富民及縣
令爲之主人然後財力乃可得也自　國家均稅以
來沿海漁梁無一人助其財力富民曰恐得罪於縣
令不敢爲也縣令曰恐得罪於觀察使不敢爲也故
魚梁爲之一空浦人泣曰今年海魚踊貴均稅之罪
也嗚呼曾不沿魚梁納稅如故浦人烏得而不怨乎
此二害也自馬山至于合浦百里之間爲魚梁者以
百數而每歲海魚之稅納昌原府今均稅使令浦人
納於他府自神葦至于蟬砧百里之間爲魚梁者以

百數而每歲海魚之稅納靈光郡今均稅使令浦人納于他郡是徒知本郡太守之暴而不知他郡太守之暴倍於本郡也且浦人雖以漁稅納于他郡安能終歲絶本郡而不供一鱗乎旣供本郡而又供納稅之郡此三害也今 聖上閔仁元元減布縷一疋之征 命均稅使括諸道魚梁之稅以充其賦至誠惻怛之心達於四方然公卿任事之臣短於政術終不能導揚 盛德可不惜哉夫布縷二疋之征不足以罄民之産而貧者猶不能堪至削髮爲浮屠僧去其父母離其兄弟奔走於山谷之間而縣吏斂其族閭

其厥者骨朽百年尚不得免有足以感傷和氣則一疋減之宜也然浦人不治魚梁而有司案其虛簿督稅不已其族閭則罹於鞭扑妻孥則絓於桎梏與布縷二疋之征無以異也惟執事建言於　朝諸道魚梁納稅者皆令本郡統領之治其魚梁核其實而出其賦魚不大上則蠲其歲入之數使浦人無一怨者豈非執事之責邪景源再拜

與李相公第二書

自均稅使括諸道沿海郡縣鹵鹽之利更立禁條使浦民無敢違異多見其制法之嚴也然浦民不能信

服往往驚駭逋匿不敢有煎鹽之志故濵海斥鹵之地十空六七鹽戶衰少無以供千金之稅甚可愍也今 國家遣鹾正使綜核鹽政而不矯積久之失安在其能鹾正也周官鹽人共百事之鹽祭用苦鹽賓用形鹽膳用飴鹽齊用鬻鹽以待戒令其所謂百事之鹽出於民非官鹽也故祭也賓也膳也齊也皆使鹽人待戒令以供有司未嘗榷商民之稅自專鹽利也 皇朝鹽法令商人販鬻二十取其一以資軍食其後 下詔諸鹽井稍稍置官正德中慶寧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奏買長蘆兩淮鹽戶部尚書韓文執

不可然貴游家擅鹽利終　明之世莫之禁也　國家不設鹽運司令州縣韓其竈戸而近世中外官司莫不征鹽井之利令嶺南有備邊司鹽課所有觀察使鹽課所有節度使鹽課所盖萬曆東援之時軍用乏絶備邊司初置鹽戸收其利以佐軍用此雖因危亂之際建一時權宜之策而至今固守不變方鹺煙出於竈中爲相府者戒浦人曰相府鹽未賣之前凡四方商賈之鹽皆不可賣故浦人無不恐懼閉鹽竈而莫敢賣七十州鹽價日增自安東奉化以南至于大丘鹽一斛直十五緡諸商賈皆失其利此所謂備

邊司鹽也觀察使俸廩雖多不足以給其經費而水旱饑饉之歲經理荒政輒設竈於濵海之地爲鹽課禁諸商賈使不得先賣其鹽故洲島百里之間鹽積如山諸商賈不敢賣一斗之鹽待觀察使令將吏盡賣沿海所煮者然後商賈以其鹽下于海口鹽價已落失利者不可勝數而御史一不論啓此所謂觀察使鹽也節度使有率一道兵馬者有率一道舟師者各置鹽課之塲以斂其利由海堧偏于島嶼鹺煙四起其多者曰節度使鹽其次曰都護府鹽又其次曰郡守縣令之鹽率兵馬與率舟師鹽課不及備邊司

觀察使而比諸都護府鹽郡守縣令之鹽竈戶倍之此所謂節度使鹽也景源聞之宰相者調順陰陽方伯者宣布教化連帥者奮揚威武烏可與竈戶之民爭鹽利乎伏惟執事爲國家罷備邊司鹽課所以尊朝廷則觀察使節度使鹽課所亦將不禁而自止均稅之澤漸可被於竈戶之民矣

與李相公第三書

均稅之害莫大者毒流元元無一夫不罹其苦魚鹽是也故濵海郡縣之間有魚梁之繁其條者有鹽竈之苛其科者均稅使苟能周流不憚其水波之惡洲

島之遠每梁必問每竈必咨如利鍼之決叢癰銳櫛之理亂髮則二者可除其害也然所謂船稅之害大於魚鹽方數千里危亡之機迫在晷刻執政者不可不慮也昔平秀吉率倭奴六十萬泉超大海直入釜山自嶺外至湖西南雖欲索海賈片舸不可得也於是乃擢忠武公李舜臣爲統制使凡一國戰艦漕船及江海商賈之船皆領之有如海門擧雲帆而下于瀧者無統制令則不敢過也故舜臣未踰數年得海舟者以萬數能扼倭奴於閑山之下皆其力也方倭奴初反之時樓船非特犯釜山屠東萊府而已也固

將由閑山之口入兩湖舳艫相連一走登萊襲山東濟南之城一走旅順搗遼陽寧遠之鎮也賴統制三路之船橫截大海使倭奴西之不敢入登萊北之不敢逾旅順豈非舜臣之功邪然則統制執一國槳舟之權禦寇於千里之外也明矣烏可以均稅之法奪統制槳舟之權歸之有司輟滄海百年之防乎夫海船隨潮上下而每畏統制之威必告其來自何州然後乃敢過海門及聞統制不得管槳舟之事輒揚帆自永登浦直走蛇梁統制使臨洗兵館而望之莫知其船之來自何州也況倭奴或自對馬或自一岐中

夜揚帆而直走碧波亭者統制使旣失使權惡能知
槳舟之事哉是百年滄海之防一朝而毀也且夫水
戰之事前必有大船然後可以示捍禦之壯旁必有
中船然後可以致轉運之重下必有小船然後可以
資進退之速也今均稅使於大船納三十緡於中船
納二十緡於小船納十五緡所收者少而海防不有
大船無以示捍禦之壯不有中船無以致轉運之重
不有小船無以資進退之速所失者多甚可惜也景
源以爲宜建議令統制使管一國槳舟之數歛其稅
上于有司凡海舶無統制令則無得張帆出浦又何

憂敵國之船何其不虞而絶大海乎

與南大學士有容書

竊見崇禎以來　中國之禍極矣十八年間弑　三天子而　中朝忠志之士無一人欲爲　天子報仇者兩宋先生以陪臣憤發於絶海之外深山之中引節建義赫然有獎率師旅鋤誅彊寇興復　大明肅淸四海之志其功雖未就而其事足以暴於後世矣故僕嘗從士大夫訪其遺文及一時忠臣烈士之所樹立者爲　明陪臣傳四卷昔　明學士程克勤作宋遺民錄自謝臯羽而下凡十一人著于篇夫建州

之亂甚於前元兩宋之義高於謝氏僕之所著雖不及程公之録然生于　明亡之後其所以閔傷　中國者較諸程公殆過之盖時然爾若江都死事諸臣雖不爲　皇朝而死然皆爲敵國所殺故列之死義之下者予其死而已矣承足下嘗求一本而有疾不得繕寫輒封草稾以質之慙懼不已某白

與南大學士第二書

某白德哉足下僕所譔　明陪臣傳欲從足下商論久矣往者足下自道峰過清泠閣僕幸從賓客之後以文章與相辯難而不得論陪臣傳事故專人聊布

一書具道僕所以論述之意僕嘗以爲陪臣之於天子至疏遠也以疏遠之臣死於疏遠之君誠過矣然古之陪臣往往有奮於疏遠之中爲天子信大義者何也仁人之心不忍以疏遠之臣自外於天子也夫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張國維瞿式耜之徒立　天子之朝受　天子之恩而卒能死於　天子之事彼所謂　明之遺臣也若陪臣者不立　天子之朝不受　天子之恩而能死於　天子之事則其賢於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張國維瞿式耜之徒亦遠矣豈不當列於　明之遺臣耶夫伯夷孤竹之公子也於

殷不過一陪臣而殷之亡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仲尼魯之大夫也於周不過一陪臣而周之衰也作春秋以尊周室夫爲人臣而忠於其君仁也移其所忠於其君者以忠於其君之君亦仁也仁也者無親疎無遠近故陪臣忠於天子者亦可謂天子之忠臣也後世之所謂陪臣者視天子如隣國之君天子危且辱而不知救亂臣賊子弑其天子而不知討曰天子之事非陪臣之所敢知也亦見其滅天地之理絕君臣之倫得罪於先王之教而莫之顧也今僕之所爲陪臣傳奚特褒大陪臣之義以進於史可法

劉宗周黃道周張國維瞿式耜之徒而已哉盖將使
天下之爲陪臣者知列國之士雖疏遠亦可以盡忠
於天子不宜以陪臣自外也足下以爲可乎不可乎
諸篇所書奴兒事略不忌諱似非慮患之道然而僕
之家爲　明陪臣三百年矣　神宗皇帝時文貞公
嘗朝　京師上書　天子天子召入皇極門禮遇甚
寵秀吉之亂文貞公爲賊所執父子祖孫相與就戮
及　詔書切責秀吉然後得歸　神宗皇帝於黃氏
其恩如此自秀吉作亂以來　中國之師救援不絕
使　先王得復社稷者皆　神宗皇帝之德也豈獨

黃氏祖子孫三世之蒙其澤也哉然脫之虎狼之口反之父母之國雖　中州將相大臣未有如文貞公之受恩最深者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世而斬者其流澤猶未遠也若聖人之澤雖千萬世不斬也故由萬曆而至于今可百餘年由文貞公而至于僕且八世而僕常思　神宗皇帝之澤未嘗不感激流涕而不能已苟可以得托文詞而少見其不忘圖報之意則僕雖死可以無恨矣又安能慮其一朝之患而有所忌諱哉然僕聞之明天下之大義者其理也正立天下之大法者其詞也簡今僕之所論次者

雖因陪臣之事以見其志而其尊　京師扶人紀非一國之書也非一世之書也乃天下萬世之書也如不能正其理而簡其詞則惡足以明大義於天下立大法於天下乎惟足下詳覽其文深校其謬而賜教焉

與宋士行文欽書

辱示僕文辭之誤微足下僕烏得承磨切之言乎天下未嘗無高材不從師友以資其尺寸之益則又孰能闢其蒙而去其蔽以進於古之作者邪今足下見僕文辭而砭之不厭其勤僕不敢自以孤陋不請教

也向見錢塘高士奇書艇程氏所爲易傳何其盭也易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郭璞曰震摯伯名王季妃太任之父非也旣濟之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明高宗之伐鬼方也未濟之九四曰震用伐鬼方言震用者承旣濟而爲之辭不曰高宗而高宗自在其中也摯伯安能伐鬼方哉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荆楚者鬼方之謂也奮伐者震用之謂也故程氏傳曰震揚威武此之謂也然則商頌與旣濟未濟之文有足以相表裏者可無疑也摯伯安能伐鬼方哉士奇又言程氏傳

釋之以震揚威武則有賞于大國何人也是又不然方高宗之伐鬼方也諸侯從征而有功者皆有賞也故商頌曰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信所謂有賞大國也且易有稱帝乙者見於歸妹有稱文王者有稱箕子者見於明夷然三百八十四爻未嘗有載人之名者於摯伯又何載焉郭璞之說旣無稽而士奇又輕信之敢觝程氏與叔孫之毀仲尼無以異也夫程氏傳行於天下久矣學者無不誦其言士奇觝之何足爲程氏之病也然中國晦冥百年正學亡而邪說興如士奇者觝程氏而不知懼此君子之所宜深誅也足

下其可不斥邪景源再拜

與宋士行第二書

僕始者與南德哉爲詩說互相難問不敢違朱子之言也其後足下兄晦可見僕詩說謂可以發揮朱子之所不言者僕至今且愧且恐不敢當也豳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子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虞兆隆以爲三蟲各自成種朱子之言未爲確也夫斯螽能爲莎雞而莎雞能爲蟋蟀一氣之妙也非朱子博物之學烏能窮一氣之妙哉然而兆隆曰斯螽色青有長角以兩股鳴聲聞數步與

莎雞不相類也莎雞黑身而赤頭幽州人謂之蒲錯與蟋蟀不相類也蟋蟀善跳有光澤正黑如漆與斯螽不相類也而朱子乃欲一之何所據邪是兆隆貳於朱子也豈不悖哉孟子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世之學者必欲貳於古之聖人此邪說也其不爲天下之患者未之有也且兆隆夷狄之士也其爲學宗聖人乎不宗聖人乎宗聖人則與朱子同歸也明矣不宗聖人則與朱子異趣也亦明矣所謂三蟲非一物者雖云爭文義之末而其心陵侮朱子甚不遜也僕不肖依歸朱子如七十子

之服仲尼見學者貳乎朱子則嫉之甚於仇讐惟恐斥之之不嚴也陽明王氏倡良知良能之說以觝朱子其言曰今世學術學仁而過者乎學義而過者乎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於是增城湛若水從而助之故天下尊朱子者幾希矣夫良知良能之說行於　中國且百年其學三傳爲陶奭相與講學白馬山作因果說其弟子入於盜賊及　明亡女眞遺孽據　京師受王侯朝令天下皆服左衽自萬曆崇禎以來　中國之民無不薙髮而爲夷狄絃誦之士宗王氏而不知朱子之學之

爲正也故兆隆遂陵侮之由人心陷於邪說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人皆仰之然兆隆徒見三蟲不相類而不知變化之妙訾朱子而斷之以何所據亦見其效法王氏也凡六經皆爲朱子所考正而其爲說於詩尤詳然兆隆訾之如彼則安知百世之下不復有兆隆之言乎此僕之所以大懼也言詩者本諸性情以見其人倫之正風俗之美斯螽莎雞蟋蟀之變與不變不足論也而兆隆欲以三蟲訾朱子之不能博物其可謂不知量也斯螽變而爲莎雞莎雞變而爲蟋蟀惟聖人能知其妙非兆隆之所能識也僕之詩說

不足以輔翼朱子而兢兢焉不敢違朱子之言也足下庶乎有以察之也

與李元靈麟祥書

文章之道與學仙無以異也仙之學養其耳靈而不聞天下之聲養其目靈而不見天下之物養其心靈而不窮天下之變養其口靈而不言天下之事以精凝之而氣修之不服金石而鍊不茹草木而化也文章之道竭其耳之所以爲聰而盡聞天下之聲竭其目之所以爲明而盡見天下之物竭其心之所以爲知而盡窮天下之變竭其口之所以爲辨而盡言天

下之事以精注之而氣瀉之其微也鬼神不足以為妙其著也星辰不足以為揩其溢也江海不足以為盈此二者其道相盤而精氣煇然不滅則同焉然仙也者其術玄不可窮詰先解者不知所止後解者不知所從惡在其能羽化也至於文章自周公孔子以來六經之道垂于無窮其世已遠而其神浩然長存者以其言之在六經也足下窮居好山水將游丹陽丹仙郡也䨻潭之陰島潭之陽世稱真仙游於其間然春秋傳稱死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也今足下不入丹陽而六經有真仙矣何為乎挐舟二潭以求夫

羽化之術邪

與李元靈第二書

景源論次　南明書者十五年矣至于今未能卒業非特以列傳定著之爲難也自永曆入緬以來士大夫出七星關奔井亘者不可勝數本邦山川在中州萬里之外屬國史臣得　南明行在事實爲尤難也故景源雖欲論次而不可得也及假節而入關內然後從　皇朝世家子孫收拾永曆十六年舊史遺聞甚可幸也昔冉有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景

源嘗過孤竹城感二子者得孔子而名益顯若永曆
賢士大夫抗節者可謂多矣而天下未有孔子其孰
能顯其名哉夫桂林梧州之間其烈士不見於史有
鄧凱者善用長矛重百斤能刺人於馬上疾如鷙鳥
奉　詔書護衛　皇子賜金幣進右都督　帝在阿
瓦凱進曰國君死社稷此大義也今　陛下不死社
稷其於　毅宗皇帝何因叩頭泫然泣下及被執五
日不食猶不死聞　帝崩暴骸中野乃泣血提筐拾
之滇父老無不感動各助金錢遂葬於囊木河上有
魏豹者好遊俠往來江淮交天下豪傑之士弘光元

年直內殿勇冠三軍隆武初進總兵官永曆元年與
大學士呂大器定策有功　詔拜爲靖東將軍進爵
國公及　天子出奔永昌馬惟興勸豹亡去豹謝曰
吾輩皆去何忍使　天子獨行邪流涕不去從入緬
日以恢復爲事會緬人詐盟殺文武四十餘人豹手
刃力戰死之時年四十四有陸蘇者年十一　毅宗
皇帝棄羣臣白衣冠哀臨七日如成人弘光元年南
都陷遂毀巾衫焚筆硯遷於水次駕扁舟漂泊海濵
三十年誓不履岸冠婚皆在舟中焉惟日日投網得
魚令童子入市易米以自給風雨之夕輒繫棹仰天

慟哭呼　毅宗皇帝不輟其卒時遺命家人葬於海島曰我死無令魂魄遊中土也悲夫三人忠足以輔翼　帝室志足以掃清　中原而天命已改之後非人力之所可移也故終世無所成功天下惜之有趙叔濟者焦潤生者林行幟者錢邦芑者楊志達者李若練者王玉藻者費經虞者薛大觀者之仁之勇亦干城之士也誠使九人佐　先帝奮揚威武則何患緬國之不臣順而　明室之不匡復乎始張廷玉譔次　明史永曆大臣大學士瞿式耜大學士吳貞毓大學士嚴起恒皆得立傳而獨於士之微者不著也

有如景源不入關則永曆諸臣本末莫之得也又何以成　南明書乎往者足下所爲序稱景源著本紀以存　皇統然永曆賢士大夫爲　天子死於大義而湮没不見於史則景源雖著本紀不足爲一代全書而傳於後世也然則景源入關內而得　明事以成此書者豈非天哉

與申成甫韶書

辱賜書求宋處士白雲先生許謙文集意甚盛也然景源聞先生之風而慕其德從燕人求其文字而未得也夫天與聖人未嘗不合其德也然而易曰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何也豈天無心而聖人有心者
耶當宋室南遷之時金最強遂吞中國執二帝徙五
國城中國之禍蓋烈矣徽國文公居武夷深山之中
雖不得位而其心皇皇無一日不憂天下故其上孝
宗之疏明君臣父子之道恐不得掃清中國恢復京
師以雪夫二帝之耻及既老中夜感慨不能忘天下
之憂此所謂聖人有心也然元人繼金而起又亂天
下執恭帝及皇太后而九州莫不左衽則中國寄於
一舟周流於大海之外由井澳遷于碙洲由碙洲遷
于崖山而社稷與舟俱覆自景炎祥興以來中國禮

樂不可復見而四海入於晦冥者垂五十年猶不悔禍則謂之天之無心也亦宜矣然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天下不可終亂則上帝豫生賢人以啓其治也蓋白雲先生之道出於文公猶雲也故書曰陰騭下民此之謂也然則上天雖不與聖人同憂其亦有藏諸用者邪白雲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及春秋句讀十二卷儀禮句讀七卷詩名物鈔八卷書叢說六卷四書叢說二十卷惟足下求諸四方則他日必有得也

與申成甫第二書

景源白成甫足下比蒙賜書責景源不作國史景源知識固不若古之良史而文章庸陋卑下不足以論述　王朝賢公卿功德之美故懇謝不敢聞命非飾讓以欺足下也然景源在史館時讀張廷玉　明史傳至弘光隆武永曆　三先帝列於諸王未嘗不悲憤泣下也昔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周雖微猶書天王者明大義也故僖公二十有八年經曰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昭公二十有三年經曰天王居于狄泉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春秋之義不

亦嚴乎夫 三先帝承 毅宗之緖 正位南方爲
天子以承 宗廟而廷玉列之諸王是春秋之義不
明也景源欲著 南明書始自弘光元年訖于永曆
十有六年以明大義然 皇后童氏至自河南稱福
王藩邸元妃巡撫御史陳潛夫送至南京 帝大怒
乃下童氏錦衣衛並逮潛夫會訊之 命頒示童氏
審詞於中外以釋羣疑已而 下詔殺童氏童氏如
非眞 皇后潛夫何以具儀衛送至南京乎此其可
疑者一也駙馬都尉王昺姪孫之明崇禎時侍衛東
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

太子　命百官會審之明夢箕於午門外靖南侯黃
得功上疏爭之　帝出奔應天府人立之明即　皇
帝位之明如非眞太子得功何以固爭乎此其可疑
者二也大學士史可法高弘圖號爲賢相然可法以
大學士旣不能討李自成又不能拒奴兒兵獨弘圖
請遣　詔使由福州浮海徃諭朝鮮國令出精兵一
自登州入中原以討自成一自寧遠入薊北以逐奴
兒　帝褒納之而　詔使終不徃諭者何哉此其可
疑者三也大學士黃道周明於易象稱　毅宗崇禎
元年當師卦上九之爻則　思文隆武元年當易之

何卦何爻乎道周自謂歲行在戌必死則何以勸進思文而請出師乎知中原不可恢復而猶卒九千餘兵出衢州者何哉此其可疑者四也都督鄧凱永曆中與任國璽請
皇太子出閣開講
帝乃許秋凉施行至期國璽進宋末通鑑
帝旣遇弑凱泣血收
帝骸骨於墟中而葬之後數十年凱病卒何不迎立
皇太子以存
明室乎此其可疑者五也惟足下與宋士行考
明史斷其是非而詳教焉見屬國史雖士行亦不肯作景源何敢譔士行之所不肯作者邪願足下深思之也

與李觀察台重書

景源昨宿鳳皇城城東南上有古城世傳唐太宗皇帝征高麗駐蹕於此桃樹峪在其西北下有羊河入于海鳳皇城烈女羅氏艾教民妻也教民沒羅氏時年十九有幼子生纔二歲家甚貧羅氏養姑撫其子五十餘年不改嫁烈女扈氏夏璽妻也璽沒扈氏有稺子生纔數月家素貧藜藿不給而扈氏能持苦節四十年亦不改嫁自奴兒既有天下名教崩壞而君臣父子之倫亡滅已久則烈婦貞女之行亦且鮮矣然鳳皇城二烈女能守其節盖　皇朝三百餘年文

教昭明不徒内服卿大夫之女子皆持貞節而已也凡關外寧遠錦州遼陽廣寧絕塞遠徼祝髮左衽之屬莫不慕　中國之道篤於人倫以至于崇禎之末餘化猶存何其盛也孟子稱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嗚呼　皇朝自　宣宗至于　孝宗天下乂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何以異於商湯武丁之時耶方遼陽陷敗之時鳳皇城亦入穹廬而二烈女能全節終不改適由　皇朝昭明之化不可泯也景源嘗讀五代史至王凝妻李氏事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李

氏一臂爲主人所牽而已然引斧自斷其臂使天下之爲人婦者皆如李氏則豈有喪其節者邪歐陽公曰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今鳳皇城二烈女貞節卓卓與李氏未之有殊也天下如有歐陽公烏可不褒揚其節而垂後世乎自城北至鞍山驛六十里爲遼陽州自遼陽南六十里有仙人臺卽千山之最高處也俯視滄海如在几案之下蓮花獅子諸奇峰環拱左右華表柱在千山東六十里丁令威化而爲鶴有道觀今廢爲墟十二月可渡瀋水當奉書授義州便也

與李觀察第二書

觀察執事景源初抵寧遠衛寧遠人道故遼東巡撫御史袁崇煥禦寇之功曰大學士孫承宗令祖大壽築茲城雉堞薄踈不中程崇煥乃建雉高六尺堞高三丈二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城成奴兒不敢犯然崇煥誅毛文龍下獄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豈不寃哉史稱崇煥由海上入雙島文龍來會至夜半與相燕飲文龍曰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大怒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設帳山下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文龍旣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煥

頓首請　帝命曰臣崇煥今誅文龍以肅三軍於是乃取尚方劒斬于帳中使崇煥不斬文龍則屬國必爲文龍所襲矣三百年　宗廟社稷求無亡不可得也然則崇煥爲屬國除殘賊何其神哉夫　皇朝自洪武時　賜國號封爲藩輔與内服諸王之國不殊也雖使文龍襲屬國　天子其可不震驚而討其罪乎然自東江率十萬戈船之卒或從燕浦入浿西或從椒島入海西或從喬桐浮漢水而入　王城則屬國雖有重兵一夕之中必不能堅城而守也何暇遣使濟遼河入薊北達于　京師請援於千里之外哉

是 天子未及出師而屬國淪亡久矣由此觀之崇煥之所以斬文龍者其有功於屬國也可謂大矣昔平秀吉呑屬國 神宗皇帝發德音遣大將軍李如松獎率六師揚威於矢石之中以存屬國然崇煥不勞一卒執訊於尊俎之間提尚方劒而斬之以安屬國比如松英勇過之屬國之人不宜忘滅賊之功而不思報也議者以謂文龍奏稱牧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此所謂大逆不道也崇煥之所以斬文龍者爲天下也非爲屬國也是不然夫取 南京與取屬國未始不同也故取 南京而不取屬國者未之有

也取屬國而不取　南京者亦未之有也嗚呼文龍如不誅則取屬國也决矣屬國既亡則　南京必不可保也　天子豈誠爲文龍而殺崇煥哉方崇煥之鎭寧遠也奴兒攻之莫能破范文程謂奴兒曰昔漢太祖用謀臣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於楚今欲使　大明天子去崇煥獨不可踵平故智乎奴兒善之乃使人掠　明宦者數三人佯欲殺之文程曰崇煥既許獻寧遠則宦者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宦者亡去以其語聞于　天子未幾崇煥下獄死此奴兒用文程計爲反間而殺之也非

天子之殺崇煥也伏惟執事以崇煥滅賊之功聞于
朝配食平壤武烈祠與李如松饗春秋特牲之祀則
不特昭晣崇煥之冤而已也屬國不忘人之功不亦
休乎

與李侍讀亮天書

功父足下景源所爲 皇廟詩於李子茂劉子紳書
其字而貴之者所以明春秋之法也而足下曰國風
雅頌未嘗有春秋之法甚矣足下之不知詩也孟子
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法與詩通則王跡未熄
之前三百篇無非春秋也夫吉甫皇父休父將帥之

賢者也故六月曰文武吉甫吉甫字也常武曰大師
皇父皇父亦字也又曰程伯休父休父亦字也仲山
甫顯父蹶父卿士之賢者也故烝民曰保茲天子生
仲山甫山甫亦字也韓奕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顯
父亦字也又曰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蹶父亦字也奚
斯公子之賢者也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
斯亦字也仲氏女子之賢者也故燕燕曰仲氏任只
其心塞淵仲氏亦字也由此觀之三百篇未嘗無春
秋之法也　皇朝詩雖不敢與三百篇比然李子茂
劉子紳旣有大功而又有死事之忠則字之盖欲明

春秋之法而已矣夫所謂春秋之法善善焉必書其字如王人子突公弟叔肸之類是也考於詩則國風雅頌皆然也然則春秋亦詩也詩亦春秋也今足下未嘗以詩觀春秋則焉知詩之在春秋也未嘗以春秋觀詩則焉知春秋之在詩也足下又曰劉子紳鴆殺　天子所遣御史　皇廟詩不當書字是足下徒信流言也夫不忍睚眦之忿而陰賊之君子不爲也子紳忠義雖蠻貊猶知其不鴆人焉又何疑於鴆御史邪

與李侍讀第二書

足下謂皇父家伯仲允周之小人也而十月之交皆書其字則小雅無春秋法是不然幽王之時皇父番子家伯聚子仲允蹶子楀子七人者其惡也同然皇父家伯仲允三人書字責之深也番子聚子蹶子楀子四人書氏責之不深也其惡也同而責之有深有不深何也皇父總六卿之事其寵專家伯爲六卿之長其寵又專仲允居中侍燕飲其寵又專至於番子聚子蹶子楀子其位則卿也士也大夫也而其寵則不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專也且皇父周之世卿也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者所謂赫

赫南仲也太師皇父以南仲爲其大祖則責之安得而不深也故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孔聖者甚聖之謂也三人者皆書其字而皇父獨稱孔聖者其寵旣專而又有世卿之尊故責之又最深也春秋之法責之深者或書字鄭之大夫曰詹曰良霄曰祭仲被執則同而祭仲獨書其字責之深也由此觀之十月之交字三人亦春秋之法也夫卿士冢宰膳夫與常武之大師程伯皆書之字則美刺誠不可辨然常武於大師曰大師皇父而不曰皇父大師於程伯曰程伯休父而不曰休父程伯美之之詞也十月之交於卿

士曰皇父卿士而不曰卿士皇父於冢宰曰家伯冢宰而不曰冢宰家伯於膳夫曰仲允膳夫而不曰膳夫仲允刺之之詞也此二詩書字雖同而美刺有不同者其文異也足下又謂孫子仲帥師伐鄭固有罪矣而擊鼓亦書其字則國風無春秋法是又不然衛州吁使孫子仲會宋陳魯蔡之師南伐鄭故春秋貶而稱人人州吁也然則子仲以軍師受命南行而已矣伐鄭之役非其罪也故擊鼓不去其字以見其不加貶焉且子仲與公子翬同伐鄭而春秋於魯書翬於衛不書孫子仲則不責於子仲者亦可知矣擊鼓

其可去其字邪魯桓公十有五年家父以桓王之命求車于魯故經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家父不去其字者求車之罪在桓王家父不與也莊公元年榮叔以莊王之命錫桓公命故經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不去其字者錫命之罪在莊王榮叔不與也夫家父榮叔無罪而春秋如去其字則非所以明褒貶也子仲無罪而擊鼓如去其字則非所以公好惡也詩之好惡與春秋之褒貶未之有殊也

與金參議亮行書

參議執事僕嘗請置子弟衛以壯兵伍者追 孝廟

復讐之志將有事於天下也　先王褒納而朝廷將
相大臣恐不能保其妻子相與出力而沮之事竟不
行於今二十有九年矣不幸　先王棄羣臣論兵之
言不得復陳而僕且老朝暮將死每中夜東望　元
陵未嘗不悲歌泣下也僕聞　孝廟嘗密諭文正公
宋先生曰奴兒寡人之讎也自寡人踐位以來欲置
郡縣子弟衛而教之戰俟奴兒一朝之釁出其不意
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之士豈無聞風而景從者耶
使皇天假之十年則寡人大計可成卿宜承密謀之
意深圖之文正公涕泣受　命然謀臣畫策各殊有

欲從鳳皇山而入遼東者文忠公閔鼎重議也有欲從鼉磯島而入山東者貞翼公李浣議也鼎重之議曰奴兒所置甲軍於瀋陽不過千人於寧遠不過四十人若率萬兵擣關外則遼廣斷可定矣浣之議曰選十萬卒十年教養由大海西襲登州則功可十八九成矣請爲　王率師前驅故　孝廟之所以汲汲治兵者有年矣惜乎大計未之成也僕蒙　恩知東萊府建議乞置子弟衛豈有他哉盖欲章　孝廟之志以勉　先王也然朝廷將相大臣不知　孝廟之與文正公密謀者以爲不可議遂寢寧不惜哉僕所

陳子弟衛議於儒林則有儒林子弟衛於羽林則有
羽林子弟衛於鄉士則有鄉士子弟衛於雜學則有
雜學子弟衛於庶族則有庶族子弟衛於校院則有
校院子弟衛於工匠則有工匠子弟衛於商賈則有
商賈子弟衛於浦民則有浦民子弟衛於人吏則有
人吏子弟衛於奴婢則有奴婢子弟衛於保伍則有
保伍子弟衛凡十二議其不違於　孝廟之志歟執
事修文正之道明於大義苟覽此議則庶知僕之至
誠也僕猥蒙　先王殊知待罪近臣自溫陽從登禿
城　先王望海喟然而歎曰寡人已白首矣雖欲遵

孝廟之志北征中原奈兵少力弱何哉悲傷不已夫
孝廟欲選子弟爲一衛旣不果成僕又建議而 先
王宮車晏駕又不得行則天下之忠臣志士必將懷
無窮之恨矣僕竊觀西北兵衛義州府置鎭江衛寧
邊府置鎭邊衛江界府置鎭浦衛咸興府置鎭北衛
慶源府置懷遠衛鏡城府置鎭封衛有如執事入
上前則一陳西北兵衛以明僕之十二議有合於
本朝之制不勝幸甚

與金參議第二書

昨者景源言 皇壇宜奏 中朝舊樂章草莽遺民

聞景源之所敷陳者莫不感激而流涕也自　明室旣亡以來士大夫不知有　中朝樂章已久矣今執事不忘　中朝常欲求洪武以來　九廟樂章甚可悲也景源奉使適燕中從故老得　太祖廟春饗樂章其迎神曰維神格思萬世如存此所謂太和之曲也其初獻曰居然顧歆永錫純祜此所謂壽和之曲也其亞獻曰籥舞旣薦八音洋洋此所謂豫和之曲也其終獻曰三爵旣崇禮秩有終此所謂寧和之曲也其徹饌曰籩豆靜嘉敬徹不遲此所謂雍和之曲也其送神曰以惠我家邦於萬斯年此所謂安和之

曲也自 太祖逹于 神宗 毅宗室皆可登歌不
必各撰樂章也然 肅廟始命詞臣撰 神宗特饗
樂章後 英廟又命詞臣撰 太祖 毅宗樂章而
聲辭異於 中州恐無以昭假 先帝也今 皇壇
誠奏 太祖舊樂章則 先帝在天之靈庶復聞太
和遺曲也安得不漻然而感通乎說者曰 三帝功
德各殊 皇壇樂章固不可以不宣揚也然景源聞
之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驅蜚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其功德可
作樂章而魯侯禘祀周公升歌淸廟夫淸廟歌文王

也未聞其歌周公也然而禘祀歌清廟者所以明周
公功德可配文王也今　皇壇奏　太祖廟舊樂章
以　中州聲饗于　先帝亦魯侯升歌清廟之意也
惟執事深濬大義造于　朝毋爲時俗所移也景源
再拜

江漢集卷之六

論語新 川